

诗海

趣话

刘玉霖 著

三秦出版社



春不华 荣冬下

雾往只如

曳婆沙

欣怜福去

西山坚

南国没

侧叶称

詩海
古語



SHI HAI QU HUA

诗海趣话

刘玉霖 著

I207.2/929



(陕)新登字 006 号

诗海趣话

著 者：刘玉霖 著

出版发行：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西安市糖坊街俭家巷小区副 3 号楼

电 话：(029) 7264325 7263801

邮政编码：710003

印 刷：西安青山彩印厂印刷

开 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11.875

插 页：3

字 数：200 千字

版 次：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1000

标准书号：ISBN 7—80546—931—8/I · 257

定 价：11.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误装，请寄回承印厂另换。

目 录

数字与诗	(1)	清官诗	(86)
酒与诗	(5)	僧侶诗	(91)
烟与诗	(9)	盗贼诗	(96)
茶与诗	(13)	武人诗	(100)
钱与诗	(18)	青楼诗	(103)
病与诗	(23)	颂圣诗	(105)
史与诗	(26)	三应诗	(109)
人品与诗	(30)	打油诗	(112)
科学与诗	(33)	伤痕诗	(117)
穷通与诗	(39)	狱中诗	(120)
对联与诗	(42)	题画诗	(124)
		漫画诗	(128)
咏西施诗	(45)	广告诗	(132)
咏昭君诗	(49)		
咏杨妃诗	(54)	回文诗	(136)
红叶题诗	(59)	回文词	(144)
女郎诗	(63)	集句诗	(150)
征婚诗	(67)	集句词	(156)
人约黄昏后	(71)	藏头诗	(158)
弱者的心声	(74)	吊足诗	(162)
		联句诗	(164)
题壁诗	(78)	叠字诗	(168)
咏竹诗	(83)	药名诗	(172)

宝塔诗	(178)	反其意而用之	(271)
剥皮诗	(183)	俚俗语入诗	(274)
地名诗	(189)	标点与诗	(277)
人名诗	(193)	民谣与采风	(280)
神智诗	(197)		
奇诗拾趣(一)	(202)	诗词鉴赏	(284)
奇诗拾趣(二)	(209)	注解与诗	(286)
奇诗拾趣(三)	(215)	理与诗	(289)
		诗眼	(293)
诗教	(222)	诗如其人	(296)
诗疗	(225)	秋菊落英与鸡鱼上树	(301)
诗偈	(228)	眼前景与心中景	(303)
诗谜	(230)	诗意画	(306)
诗柬	(235)	黄鹤楼诗话	(310)
诗谶	(238)	诗国无疆	(314)
诗祸	(241)	寄托道德理想的咏物诗	
诗魔	(245)		(319)
		鲁迅《惯于长夜》的和诗	
做诗	(247)		(323)
改诗	(249)	《西游记》中的趣味诗	(326)
偷与借	(253)		
典故与诗	(258)	“白骨精”诗话	(330)
点化	(260)	自谦与自贬	(334)
蓄势	(263)	贫女与寒士	(337)
不以词害义	(265)	乌台诗案	(341)
意在言外	(267)	人在仕途	(344)

又得浮生半日闲	(347)	说“孝”	(362)
一曲清歌一束绫	(349)	谈“名”	(364)
废帝的故国之思	(351)	酒宴上的女郎	(367)
官食	(355)	植树诗话	(370)
闲话汉元帝选美	(357)	心桥	(373)
大都谁不逐炎凉	(359)	后记	(376)

数字与诗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这首诗是宋人邵雍所作，把一至十个数字按递增序列巧妙嵌入 20 个字的小诗中，描写旅途风光，展现了一幅颇有韵致的乡村风情画，并无堆砌数字的枯燥之感。再看下面这首诗（据传是陈沆所作）：

一帆一桨一扁舟，一个渔翁一钓钩。
一俯一仰一阵笑，一江明月一江秋。

短短 28 个字的小诗，连用十个“一”字，展现的是一幅秋江独钓图，意境淡远，情味盎然，读来自然流畅，琅琅上口。

数字入诗，或为约数，或为夸张，精确度不可拘泥，也不应以四则运算的法则解诗。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称杜甫《古柏行》句：“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谓此柏“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沈括长于自然科学，故有此问，被人讥为“以九章算法言诗”（王楙《野客丛书》）。《王直方诗话》载：“王祁谓东坡云：‘有竹诗两句，最为得意。’因诵曰：‘叶垂千口剑，干耸

万条枪。’坡云：‘好则极好，则是十条竹竿、一个叶儿也。’”

王祁的这两句竹诗不美，主要在于所用比喻失当，缺乏美感形象。苏轼在“千”、“万”两个数字上“挑刺”，表现了他诙谐幽默的性格。他的表兄文同的画竹诗有句云：“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东坡云：“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四匹，知公倦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并答诗云：“世间那有千寻竹，月落空庭影许长。”（见《宋诗纪事》）可惜坡公不知唐寅句云：“立锥莫笑无余地，万里江山笔下生。”不然又会诘问：画万里江山，有如此大的纸么？

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根据杜甫《营屋》诗句：“爱惜已六载，兹晨去千竹”，计算出“能够一次去掉一千根的竹林，要占地一顷多”，从而断定杜甫是个地主，令人瞠目结舌。诗中数字一般不是确指，如“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张祜《宫词》）“三千”言故乡距离之远，“二十”言入宫时间之长，均非确定意义。但也有确指的。究竟哪些数字不是确指，哪些又需用确指解诗，有时也颇让人伤脑筋。《后山诗话》载：花蕊夫人“国亡，入备后宫。太祖闻之，召使诗对，诵其亡国诗云：‘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太祖悦，盖蜀兵十四万，而王师数万尔。”但见有的版本“十四万”为“二十万”，宋太祖当然更高兴了。《中山诗话》载：真宗问近臣：“唐酒价几何？”莫能对。丁晋公独曰：“斗酒三百。”上问何以知之。曰：“臣观杜甫诗：‘速须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王夫之《薑斋诗话》就此事评道：“崔国辅诗‘与沽一斗酒，恰用十千’，就杜陵沽处贩酒向崔国辅卖，岂不三十倍获息钱耶？”这是把诗中不该确指的数字坐实，故意开个玩笑而已。

李顾《古今诗话》载，钱镠曾被唐昭宗封为镇东节度使，统

领吴越之地。唐王朝瓦解后，又被梁太祖封为吴越王。有个诗僧贯休投诗钱镠，以求相见，有句云：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

钱镠爱其诗，但要贯休把“十四州”改成“四十州”方可接见。十四州本是钱镠实际控制的吴越之地，要改为四十州，显然暴露了钱镠企图扩张疆土的称帝野心。贯休知其意，答曰：“州亦难添，诗亦难改，闲云野鹤，何天不可飞？”遂拂袖而去，入蜀投孟知祥去了。这和尚也算是个有骨气的人。孙中山先生很欣赏这两句诗，作为摘句联亲自手书之，并把十四州改成了四十州。这当然不是为了满足钱镠的欲望，而是体现了革命党人决心推翻满清统治，光复全中国的雄心壮志。诗中这样的数字当然是应该认真对待的。

再如毛泽东《送瘟神》诗句：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据毛泽东自己解释，“八万里”是确指，“一千河”只是“言其多也。”他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说：“坐地日行八万里……。地球直径约一万二千五百公里。以圆周率三·一四一五乘之，得约四万公里，即八万华里，这是地球自转（即一天时间）里程，坐火车、轮船、汽车，要付代价，叫做旅行，坐地球不付代价（即不买车票），日行八万华里，问人这是旅行么？若曰是，我一动也没有动……巡天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地球在内）每日每时都在银河系穿来穿去。银河，一河也。河则无限，‘一千’言其

多也。我们人类只‘巡’在一条河中，‘看’则可以无数。”

毛泽东文革前公开发表的 37 首诗词中，有 22 首用了“万”字，共用 26 个，足可见其领袖气象。诗词中“千”、“万”、“亿”等数词已兼有形容词的功能，表现博大、幽深、高峻、久远、众多以至无限这样的意境，增加作品的感染力，不是确定的数目。邯郸学《柳条数目闲话》（《龙门阵》1989.2）一文中，记文革后期一位首长作时事报告，为了具体形象地说明形势大好，念讲稿念到“春风杨柳一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时，在旁边起草讲稿的秘书急了，忙附耳云：“是春风杨柳万千条，万千条，不是一千条，这是毛主席的诗。”首长大惊，惶骇了几分钟，急忙站起来，声称刚才看错了，是春风杨柳万千条，万千条，不是一千条，并且着重加了一句：“一条也不能少！”可见诗中数字尽管大多是约数，或模糊夸张之词，总还有人用数学家的严谨、商人的精明、或律师挑剔的眼光去看待的。

酒与诗

诗酒历来有不解之缘，“李白斗酒诗百篇”，已成了人人熟知的口头语。“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当属夸张，不然，说李白是个泡在酒缸中的诗人就不算冤枉他了。杜甫老是叫穷，但再穷也不能穷喝酒，“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没钱呢？“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哪来那么多衣裳好典？那就欠债也不能不喝，于是弄得“酒债寻常行处有。”这时要有人请喝，一定是“百罚深杯亦不辞”了。白居易自号“醉吟先生”，几乎没有一天不喝。“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十千一斗犹赊饮，何况官供不著钱。”大有不喝白不喝，喝了白喝，于是大喝特喝之势。李白是诗仙加酒仙，白居易就是诗魔加酒魔了。他经常和好友元稹一起喝，老元也不示弱：“近来逢酒便高歌，醉舞诗狂渐欲魔。五斗解醒犹恨少，十分飞盏未嫌多。”苏东坡喝酒更绝，他那首“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中秋词，就是整整喝了一个通宵（欢饮达旦）写的。此翁连着喝，常常酒还没醒又喝将起来。“夜饮东坡醉复醒，归来仿佛三更。”谁知道是三更四更，反正回家敲门都没人应，自己没趣，跑到江边上，写下“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词句，传出去，人家还以为这个下放的贬官乘船逃跑了，引起一场虚惊。李清照是个女词人，词写得婉约，可是喝起酒来一点也不

婉约，照样喝得“沉醉不知归路”，“浓睡不消残酒”。她一次究竟能喝多少，女人家不好意思直说，只道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例子无须再多举，看一看郭沫若的统计数字就够了。郭老在文革中没有多少事好做，他亲自把杜甫现存的1400多首诗算了一下，凡说到饮酒上来的就有300首，为21%强。看来，中国的酒文化，最重要的是酒与诗的关系。酒之于诗，恰如酵母之于面粉，氧气之于燃煤，能起催化助燃作用。相信古往今来那么多的诗人，都说酒好，不可能都撒谎吧！

酒能激发诗兴，若从人的神经生理上解释，也不是毫无道理。有酒可饮，将饮未饮时，由于条件反射，精神即已开始兴奋起来。即使是“借酒浇愁愁更愁”，“更愁”，也是另一种状态的兴奋。李白在将进酒时即慷慨高歌：“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诗韵酒香，如天风海雨扑面而来，正是“相逢不饮空归去，洞口桃花也笑人”。三杯下肚，酒精发挥兴奋剂的作用，大脑神经元介质传递速度加快，思维联想效率提高，激情喷发，意识奔流，诗思泉涌，浮想联翩。当代作家王蒙也认为：“自古文人爱美酒，酒中自有诗千首。”且慢！他的诗来了：

酒极而甘，有酒方能意识流，人间天上任遨游。
神州大地多琼液，大块文章乐未休。

若继续加大酒量，精神处于朦胧状态，便有腾云驾雾飘飘欲仙之感，诗人的形象思维便如不羁之马，自由驰骋。能想平时所未想，见平时所未见。杜甫“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那

时候，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鳌，出现无所不能的精神幻觉，写出清醒状态理性思维控制下难以写出的诗境来。范文澜说，李白“醉时的思想里，什么自然界的规律，什么人世间的礼法，一概认为不存在或都是可破除的。因之，他的诗奇思涌溢，想人之所不能想，说人之所不能说，自有诗人以来，敢于冲破一切拘束，大胆写出自己要说的话，破浪直前，无丝毫畏缩态，李白至少是空前的一人。”（《中国通史简编》）所以酒能使被社会异化的人性复归，使被扭曲的心灵舒平。“醉之以酒而观其性”，是诸葛亮总结的“观人七法”之一。（《诸葛亮集·知人性》）在此种精神状态下，人能表真情，吐真言，表现出一个比较接近真实的自我，这正是为诗所需要的。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若喝到烂醉如泥，连基本思维都没有了，哪来的诗？那个酒中八仙的贺知章喝多了酒，杜甫说他“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水底眠是假的，出了交通事故是真的，可惜出了事故都没有把他的酒吓醒，可见酒醉的程度。做诗需要激情，因此借助于酒，上面已经说得很多了。但做诗也需要冷静思考，想那贾岛在街上“推敲”，冲撞了京兆尹韩愈的仪仗队，若是个酒气冲天的汉子，不捉去打屁股才怪。酒，作为一种自我精神解放的象征，以酒入诗，可以把它看做是一种历久不衰的时尚，相当于一种“道具”，借以表达各种思想情绪。有不喝酒的诗人，关在牢里根本无酒可喝的诗人，诗中也写到酒。秋瑾女士“貂裘换酒也堪豪”，关键是换饭或换其他东西不足表达这个“豪”字。陆游“衣上征尘杂酒痕”，是一种诗人的浪漫，好像穿着没有酒污的衣服就不够诗人的味儿一样。其实，陆游未必那么不讲卫生，只是借“酒痕”表达一种苦闷的心绪。

不管怎么说，酗酒对身体是有害的。杜甫 58 岁时客耒阳，因大水，“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令尝馈牛炙白酒……甫饮过多，一夕而卒。”（《明皇杂录》）李白也因慢性酒精中毒，62 岁死于腋胸症。有人考查陶潜、李白、杜甫、苏轼等嗜酒的名诗人的后代，竟没有一个成大器的。优生学严禁“带醉入房”，因此，这恐怕与他们老子的慢性酒精中毒不无关系。所以宋诗人叶适劝人饮酒适度，诗云：

琥珀银红未是醇， 私沽官卖各生春。
只消一盏能和气， 切莫多杯害自身。

行文至此，本该刹住，但仍想奉劝读者诸君，做诗也好，不做诗也好，酒可以喝一点，但千万不要酗酒，便不负笔者纸上饶舌的初心了。

烟与诗

“短笛无腔信口吹”，是宋人雷震《村晚》一诗中的句子，有人借它来状吸卷烟，好一副潇洒的男子汉气派！还有人把陆游的“重帘不卷留香久”句为上联，雷震句为下联，则成：

重帘不卷留香久， 短笛无腔信口吹。

这是一副浑然天成的集句联，来形容烟客们在室内吞云吐雾的情景，可谓曲尽其妙。

据说种植烟草源于印第安人，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由他的水手带到欧洲。18世纪，吸鼻烟成了绅士们的高雅之举。1881年，第一台卷烟机在英国问世，吸卷烟之风终于沸卷全球。在我国，烟草是明代由西洋传教士利玛窦作为贡品传进来的。烟与酒、茶不同，酒在夏禹时代就有了，茶的历史更悠久。传统诗词中酒香浓冽，咏茶的诗也不少，但几乎找不到几首咏烟的诗。就是到了现代，酒与诗仍有不解之缘，相比之下，烟与诗几乎拉不上关系。这大概因为酒能使人产生激情，催化诗兴；而烟却使人思维缜密，不利诗思。况且吸烟有害健康、吸烟易患肺癌的宣传，也很叫人担心。不少烟民自己也认为吸烟是不良嗜好，只是苦无决心与毅力戒除而已。在这种

情况下，烟当然难以进入诗歌的殿堂了。即便有咏烟诗，在选诗编集刊行的时候，也难以选到它，所以世传咏烟诗极少。

偶然翻到清代查为人《莲波诗话》，其中谈到咏烟诗，并收咏烟诗四首。其云：“烟草前人无咏之者。韩慕庐宗伯掌翰林院事时，曾命门人赋淡巴菰，诗多不传。惟慈溪郑太守为庶常时所作，存玉堂集中。海宁陈文贞公有五律四首，备录之。”诗云：

神农不及见，博物几曾闻？
似吐仙翁火，初疑异草熏。
充肠无滓浊，出口有氤氲。
妙趣偏相忆，萦喉一朵云。

异种来西域，流传入汉家。
醉人无藉酒，款客未输茶。
茎合名承露，囊应号辟邪。
闲来频吐纳，摄卫比餐霞。
细管通呼吸，微嘘一缕烟。
味从无味得，情岂有情牵。
益气驱朝雾，清心却昼眠。
谁知饮食外，别有意中缘。

清气涤昏愁，精华任咀含。
吸虚能化实，尝苦有余甘。
爝火寒能却，长吁意似酣。
良宵人寂寞，藉尔助高谈。